睡軒遺稿 全

睡軒遺稿序

昔余從考功郎出佐北幕旣到鍾城之行營始與睡軒韓寢郎相識轅門暇日有時盍席衣冠整飭談論辯博竟夕傾倒聽之而不厭也蓋寢郎受學於鳳巖韓公叅從事於儒學而才智通鍊富於經綸嘗具疏論六鎭事宜幾條畧足數千里陳籲於 九閽之下事下廟堂或採施或不採施然滾滾忠悃至白首靡悔誠使方伯帥臣宣化運籌之暇從容諮度則北門鎻鑰必多措置永賴其賜而惜乎未及於斯也平居不喜著述寂寥帀行之藏觀其章疏諸篇其蘊抱有

可知也性至孝幼時爲親刺股嘗置祭田躬撿種穫
歲飛蝗爲災獨寢郞祭田蝗不敢入鄕里謂之孝感
云外孫南君陽龍將鋟梓遺稿幾卷來謁爲文余回
憶疇昔之相際中心不能忘遂書此而詒之以爲睡
軒遺稿序
崇禎紀元後三丁卯季春崇祿大夫行議政府左叅
贊兼知經筵春秋館事弘文館提學同知成均館
事長洲黃昇源述

睡軒遺稿目錄

聽軒遺稿

疏

請行營忠烈祠 賜額疏 丁卯九月十八日

伏以臣等所居北關行營之傍有一祠即故相臣皇甫仁金宗瑞故將臣金應河俎豆之所也臣等謹按禮曰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若三臣者之勤勞王家宣力四方澤民利世捐身殉國固宜得與於祀典而以北關一路言之則皇甫仁金宗瑞或受制閫之任築長城而界夷夏

或膺體察之 命恢舊疆而扞六鎭北人之受賜者蓋多矣金應河曾任本道虞候撫恤士卒教誨將校而畢竟樹立軒天地而曜日月北方之人莫義而不能忘此所以剏祠而妥靈者也 祠剏於 顯廟庚戌今已七十八年於斯矣而尚不能以額請于 朝者固由北俗之椎魯而亦以皇甫仁金宗瑞之名在丹書故不敢以登 聞焉今則兩臣之冤已白而表童之典悉擧不以此時陳 聞而復待何時玆敢相率裹足而來仰瀆於 黈纊之下而只擧三臣留惠北關之實若其茂功峻德高名大節即 殿下之所

已俯燭故令不靚縷伏願 殿下深加照察亟命禮
官宣以羨額以樹百代之風聲以慰遐荒之顒望焉
始臣等之來也有謂近日 朝家有祠院之禁凡有
所請皆被有司寢格今雖陳懇必無一得臣等以爲
不然也忠節之祠與儒院異遐塞之外與近地異剏
建之久又與新設異而三臣之卓卓亦非他人所可
擬則是患不能聞聞之而不能蒙 兪非所患也遂
有此唐突呼籲以冀 特恩惟 聖明俯諒焉臣等
此請旣是近百年已建之祠宇則元非辛酉令甲所
可格而守 闕五日見阻峡院矣到今因大臣奏達

特有　下教故敢此陳達臣等無任激切祈懇之至
批曰省覽爾等之章嘉爾等慕忠之意而大抵祠院
之弊于今甚焉此道復開後弊何防旣聞之後不禁
其亦待此人之意以往牒推之鄉人之爲賢建祠史
乘斑斑而莫聞國之所以賜院名今予所惜非不知
此人之大功大忠亦不恤鄉人慕賢之心也爾等往
修學業敬守其祠勿復請三字之文具焉
批答優隆猶同　賜額故其時　朝家諸議及北兵
使鄭贇述虞候李鼎賢評事金時偉及六州多士當
改題之日以　批辭刻板揭於祠宇門楣上

附忠烈祠改題後還安祝文 公上疏承批後始改題故祝文記並附

癸酉之禍欲言心酸千秋碧血殿書猶丹事有難言莫白其寃八方義淚尚今餘痕況此北路孰使我冠豐功卓節銘在人肝私相俎豆表此悃愊未題官祠闕其額淒凉苾芬莫慰義魄天啓 聖衷乾斷倏赫因後孫籲述 先王志後三百年乃復其位煌煌 恩誥若 莊陵初泉道改照幽爵畢疏神其感泣矧人之情多士齊聲仍請祠名郛禁所拘縱靳恩 宣惟忠與功 上所深憐紙滿褒嘉 聖意藹然至 命諸生敬守其祠 恩諭

此隆扁額何奇吉日于廟文武咸臻板題舊爵楣揭温綸廟貌增輝義烈益新有屈必伸天理不僭幾年含寃今後無憾玆薦明禋冀神有鑑

評事金時偉製

附忠烈祠記

噫嘻粤若相國皇甫公粤若相國金公粤若將軍金公偉乎大哉其忠義昭昭若日星之揭乎天其事跡歷歷如山川之紀乎地照人耳目豊人口碑不待文字而傳信雖百世孰不聞風而追慕耶夫子許管仲之功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微哉三

公北路之圓冠方領者難乎免於被髮左衽蘇秦謂燕王曰易水長城非王之有也微我三公六鎮恐不得為吾土所以北人之景慕白頭山高豆滿江深以崇奉之義立祠而祀之蓋古禮也鍾之南有行營營之東有祠宇堂即三公妥靈之所也芬苾之享屬之於武士故題其堂曰講武惟被衽韋之士猶然矧乎操觚之士孰不欲牽其額以闡俎豆之禮也於是涪溪前進士韓睡軒者出乃北方之義士也慨然而倡率列鎮之多士千里褁足一封劄肝排雲叫閶見阻喉司公卿大臣聞之奮然

建白乃得上徹 上嘉之特賜之批又復曉諭勤
勤懇懇雖未蒙三字之 肇錫其褒奬榮顯之光
聳動一方激發忠義之氣玆刻 溫綸揭諸祠楣
大哉 王言奉讀再三感淚隨零日月回光丹書
之冤已伸官爵特復位牌之題又新自今享祀之
禮士林主之扁之講武改以敬字盖取 聖批中
二字敬奉 聖旨焉祠礿 先王朝事光 當宁
時三公忠烈事實皆載 國乘而疏儒之主其事
者韓進士請余記之余乃辭不得瞻棟宇而長懷
謹書 鍾城府使吳命修作

陳慶興赤島赤池立碑記實事及歎歲設賑活民疏 丙申

伏以臣民無祿 龍馭賓天攀 髯之慟率普惟均日月遄邁 因山已過伏想我 殿下孝思益復罔極臣以遐陬蔑學粗有一得之見欲籲 九閽之下地域夐絶志願莫遂矣今當我 殿下始初清明之化尤不宜有懷含默玆敢冒陳芻說焉伏惟 聖明垂察焉臣竊伏念慶興爲邑冣在極邊而實我 聖祖龍興之地也與漢之豐沛唐之晉陽無異而其肇基之際非常之跡尤與漢唐有卓異者焉昔我 慶

祖大王之卜居于慶興也夢感白龍射殪黑龍血流碧波名以赤池而池在府南十里 翼祖大王之避賊于赤島也蒼黃海頭島隔十里而無船可渡水忽自退竟致利涉此莫非皇天陰騭以啓億萬世無疆之休烈而島在府南五十里海中且 穆祖大王之卜居于慶源龍堂也 手植松一株尚今茂密不改清蔭堂在府東三十里 穆祖大王德陵舊在慶興府南十里地浚泥龜今雖移 陵遺墟尚存此皆聖跡之不可無記實而傳後者也噫戱 太祖大王立國以来撫綏北方異於他道者蓋出於不忘 聖

祖舊鄉之意而獨於 聖祖非常之跡尚無刻銘表
揚之舉庸非 聖世之欠典乎臣曾於乙卯春以立
碑記實事及邊務六條封章叫閽而 批旨內條
陳事并令廟堂禀處其時廟堂回 啓以爲 聖祖
龍興之地竪石表德其所陳請不無意見而事體至
重今不可因一儒士之言而猝然刱始云其時道臣
李箕鎭以改碑記實之意論列 啓聞厥後道臣李
鼎輔亦以别遣詞臣特撰誌記備述 毓慶肇基之
跡及封 陵遷 陵之顚末改刻新石以壽其傳之
意申聞而廟堂之舉行不過因舊碑磨立而已至於

記實則因仍不行以兩道臣陳請觀之則臣之前後
疏請顧非遠豐遺氓歌詠之所不能自已者耶臣自
成童以後有時來往奉審 遺跡則赤島之十三陶
穴巖閣玉泉完如當日之爰居赤池之初以青湖名
爲赤池而水色之尚赤下浦之屈伸猶留射龍之舊
跡以玆之故重臣金漢喆北伯遞來入 侍時 先
大王下問南北關年事 傳教中有至於慶興卽周
之豳也況今年又當大歉思之及此若恫在己還穀
及貢稅等物沒數蕩減以示予意猗歟 先大王一
念軫恤蓋莫非以豐沛舊地而然也在昔咸興永興

慶興皆以興字爲名者亦莫非表其龍興之意而慶
源之源字亦以慶之源而名之也且咸興之慶興殿
必名慶興者 聖祖實自慶興徙居而然也嗚呼
聖祖開刱異跡萃在於慶興一府而終可無顯刻貞
珉夸耀億載之典乎 聖祖記蹟事體至爲重大而
又係與役則當此慘凶臣雖愚妄亦安敢仰請即日
命下而臣曾既踈請幾蒙 採施今則年迫垂死若
復含默而歸則末由重越五嶺更叫 九閽玆敢冒
死以進伏願 聖明恕其愚而納其忠俾修四百年
未遑之典而永有光於千億載豐沛之地千萬幸甚

臣於仰請 聖祖記蹟之事有不敢贅及他說而且
伏念關北荒歉振古所無之狀伏想已悉於道臣狀
聞中矣我 殿下以如傷之 盛德沛若保之深恩
竊伏聞亟下監賑御史之 命顧彼將塡溝壑之中
者已轉而如登袵席之上矣臣安敢更煩迷兒之索
乳臣愚死罪竊恐 朝家或不能以道臣狀 聞盡
爲信然準施其所請而伏未知道臣狀 聞又安能
勝書其廿餘州坊坊曲曲顚頷濱死之民盡之不得
言之不盡之狀也哉嗚呼從古荒歉亦復何限而曾
豈有浮黃於八九月者乎夫八九月乃禾稼登場老

幼皷腹之時而今焉如此此將奈何雖百歲老人皆以為非特今始初見前古所未聞也臣言到此極知罪犯驚動 天聽而其於告 君以實之道自不容不爾也況且北關六鎭則僻在絶域又異於南關之稍近京畿及嶺南地有錢貿米踰境取穀之比也伏願 聖明并垂察焉若其趁早濟活之方 天地父母臨之在上臣何敢覼縷也臣無任屛營祈懇之至

九月二十四日呈政院留二日還出給 厶以愛君憂國之至誠七十衰年數千遠程艱辛作行而以肇基之地立碑事請見阻喉院云故更為單舉歉歲設賑活民事疏請而蒙 優批

陳歉歲設賑活民疏 同年同月二十七日入啓二十八日 批下

伏以臣民無祿 龍馭賔天率土蒼生莫不奔走號
呼如喪考妣日月遄邁 因山已過伏想我 殿下
出天孝思益復罔極若臣者居在絶域曾蒙 陶甄
之 恩則攀 髯之痛寧有極哉竊伏念本道穡事
凶歉 殿下已燭於道臣之狀 聞則臣更何敢煩
陳而第古人云耕當問奴臣即耕奴也俗諺曰百聞
不如一見臣即一見者也今者臣上来時自鐘城至
安邊其程道之遠幾至二千餘里歷路到處詳探年
事之豐凶而路邊則見而知之僻處則聞而知之饑
饉之勢一二道同然而其中六鎮尤甚者何也磨天以

北本無錢貨常時生民資食已不如端川以南之行錢取辦矣六鎮則居在五嶺之外欲移民則地遠無可移之處也欲移穀則嶺險非可轉之地也只有千里水路以開生道民事之孔急誠可憾矣至於今年三夏長霖百穀皆損自八月畢賑之後數多生民仍爲浮黄焦骨顛散者有之父老曾前或値凶歲而秋間浮黄今始初見云其在聞見豈不矜惻耶丁巳乙亥辛酉三年之凶則自廟堂急遣督運差使早發嶺南浦項倉穀及時賑活故六鎮之民幸免顛壑之患矣今年則民間遑遑之狀非丁辛乙三歲之比也自

朝家若不早爲之變通則哀我民斯將未免盡劉之慘矣竊聞 殿下洞燭如許之狀已定監賑御史于北道云生民幸甚而若不預先督運則御史雖往其於無穀何以臣等愚見必如丁巳之早發嶺南穀然後齊民可免餓莩之患而賑事亦無後時之歎矣

批曰省疏具悉宵旰之中念及北道穡事憂慮不置所請下廟堂卽爲草記稟處

陳六鎭物情疏 乙卯○鳳巖先生所製

伏以臣等生長邊塞矇無知識而區區杞誠自有桼室之憂亦未嘗不講求乎當時之急務未嘗不隱痛

於生民之巨瘼思將芻蕘之說欲陳 冕旒之下而
地域夐絶 天門迥隔未上龍門之十策每切賈生
之六嘆矣今乃裹足五嶺之路稽首 九閽之下敢
以時務之最切而不可不施行者三條民瘼之尤甚
而不可不變通者三件條列以陳伏願 殿下垂察
焉何謂時務之不可不施行者惟我關北即 聖祖
龍興之地也如漢之豐沛唐之晉陽而其肇基之際
非常之跡比漢唐尤有卓異者昔我 度祖大王之
卜居于慶興也夢感白龍射殪黑龍血流碧波名以
赤池 翼祖大王之避賊于赤島也蒼黃海頭無船

可渡而水忽自退竟致利涉此莫非皇天陰騭以啓億萬代無疆之休烈而其奇事異蹟終不可使泯沒無傳者也且 穆祖大王之始陶穴于慶源龍堂也手植松一株尚今茂密不改清蔭 穆祖德陵舊在慶興今雖移安遺墟尚存此又 聖迹之不可無記實者也彼賢人長者杖屨之所及猶且立祀而俎豆之以寓後人景慕之誠況我 聖祖肇基遺蹟陵寢舊地豈可無記實詔後之典哉噫自 太祖立國以来撫綏北方異於他道者是蓋不忘乎枌榆之盛念而獨於 聖祖非常之迹尚無刻銘表揚之舉恐未

免為國家之欠典伏乞 殿下亟命有司 聖祖遺跡鐫記金石立之於射龍池邊肇基處使後代臣民咸知 聖祖遺烈若是其偉壯則豈但一國臣民之幸亦有光於我 聖上闡揚先烈之道此時務之不可不施行者一也六鎮去京師數千餘里 朝家素以荒裔待之專責以武藝不摻以文敎六鎮居民無論上下以馳馬試劒為本業以讀書綴文為餘事而其業武者或參出身或除邊將以至於懷郡章仗閫鉞者比比有之其業文者則白首下帷莫能成功举世食貧竟未免與草木同腐故人皆賤而侮之如有

讀書者則必羣聚而笑之曰彼將讀書何爲只自空乏其身而已其讀書者亦不敢以決科取第自期以參鄉解記姓名爲能事而至於留心實地飭躬勵行者則百無一二焉此豈天之降才獨嗇於北人哉殆以敎養之未盡其道也今若別擇六鎭中有學行爲士林所宗仰者定爲六鎭都訓長又選一邑中有操守能文詞者定爲一邑都訓長抄出年少儒生先以小學家禮四書心經近思錄等書勸讀責之以事親敬長正心修身之道次以詩書易春秋禮記韓馬蘇柳等書課讀敎之以詩賦義疑論表對策之文盡誠

開導不事文具一邑訓長則每季朔招聚一邑諸生或課講讀或試製述考其能否報于本府本府賞其能者而罰其不能者六鎭訓長則每春秋末招聚六鎭諸生或課講讀或試製述考其勤慢報于巡營巡營亦賞其勤者而罰其不勤者則人才之盛指日可期而第念北道人情雖有德望苟無爵位則人皆輕侮不肯服從六鎭訓長則自 朝廷除拜一邑訓長則自巡營差出而六鎭訓長則自巡營明其黜陟一邑訓長則自本官題其褒貶則爲訓長者必將盡誠於勸課爲諸生者亦肯勉力於講習誠行此法永久

不廢則不過十年文教蔚興此時務之不可不施行者二也北土本以豐沛之鄉僻在遐裔之地 列聖之所矜恤而愛養之者比他道尤異而第以 天陛旣遠營門逈隔黎民之疾苦莫之省察弊俗之澆詭莫之規正誠我 聖朝果不棄六鎮之民每歲春秋發遣繡衣新舊替代往來廉問考官吏之能否察民俗之善惡則廉潔之吏益勵廉潔之操姦宄之民莫肆姦宄之心如此則政焉有不善乎俗焉有不美乎如其不能焉則又有一策評事之職雖以兵營幕僚初非關涉於採察民隱規正民俗而前此留幕之時

則以其三司之臣来留近地爲官者有所嚴憚而不敢爲非爲民者有所恐懼而不能爲姦矣夫何數十年以来評事暫到北幕旋即南還既無畏憚之人寧見刻勵之風今計莫若使評事恒留北幕勿許即歸及其瓜滿新舊面代而不但責之以佐幕之任兼又付之以糾察之職以之彈壓守宰規正民俗則痼瘵者得以蘇息姦宄者得以屛迹此時務之不可不施行者三也何謂民瘼之不可不變通者會寧清市之日其支定牛隻猪口塩鐵魚藿等諸物列邑所供各有定數此則各官均行之役固無獨勞之弊至於慶

源開市之日通官輩自會寧路由鍾穩達于慶源及其撤還之日復由兩邑越去彼地而慶源畢市之後不去者或至十餘日而兩邑經過之日留居者或至十餘日則其供饋諸需不可殫記而其徵求諸物罔有記極細布多至千餘匹其他首髢扇子紙地柳器鐵物馬鞍鷹鈴鵰羽猪口生鷄海錯等雜物不知其幾數若以民力殫竭爲辭而不能準數應求則執其該任毆裂其衣冠髮繫其手足或凍之於夜雪或加之以鞭棰流血狼藉救死不得當此之時雖賁育之力焉而無可措手儀秦之辯焉而莫能開口三邑差

需物貨各至數百同而今已罄竭無餘 朝家劃給穀物多至數百石而未能補其萬一故民間尺布斗粟無不搜括斥賣以充其慾膏血已盡寃號撤天一經此禍如遭亂離安有聊生之望𨮁欲狼貪去益層加去年誅求甚於昔年今歲恐喝倍於往歲若此不已三邑赤子將靡孑遺興言及此良可於悒其爲患害若是酷烈故上司則憂其贈給太多每恐喝以梟示之律當該任將㤼於刑戮應求諸物不以實報故上司亦未知贈給之此多 朝廷亦未聞弊瘼之此甚也會寧支定諸物則三邑與他邑一體輸供三邑

應求諸物則各官小無一毫送助獨此三邑有甚罪
過偏遭酷禍未蒙矜恤彼國之遣通官者蓋欲通兩
國之言語以平互市間事耳豈欲使之肆無厭之慾
徵科外之物也哉誠以此弊移咨彼國會寧互市依
前仍置慶源開市則合設於會寧通官出來時令前
約會後春胡將一如烏喇寧塔之為則可除通官三
邑往來應求之大弊此第一策也不然則慶源府前
江流中間有所謂古珥島者於彼地後春乃二十里
也於我國則境内也兩國市場開于此島各以其物
交易而退彼人宿止於後春我國人則自還其家勿

使彼人来涉我境則既不失兩國和市之好又可免通官懲求之患如以此意往誘彼邦則必無不從之理此亦救弊之一策也如以此兩策為難行則會寧開市時鍾穩慶三邑支定諸物量宜分定於他邑而北邊儲置之數亦為從優劃給以弭目前難支之患幸甚近来前後評事俱知此弊或狀聞或疏陳而廟堂尚無施行之事臣竊為之慨然此民瘼之不可不變通者一也臣聞守令者所以分憂而牧民者也生民休戚一邑治亂皆由守令之賢不賢如何耳是以守令得其人則諸吏得其人諸吏得其人則諸政得

其宜然則守令之不可不擇人也明矣　朝家以六
鎮為遠地鍾城府使外皆以武弁差遣武弁之治民
非必盡下於文倅若其愷悌之政廉潔之操不如文
倅誠自今以後五邑守宰文武交差則小小民弊自
可除去矣且伏念六鎮為邑最為惡遠苟有形勢不
樂為宰故雖有文倅之差來者未及瓜滿遽以遞歸
徒使疲氓勞於送迎而易新吏又不如舊則無補治
道有害民事自今以後六鎮守令如無大過毋輕遞
代則困悴之民庶可蘇息此民瘼之不可不變通者
二也六鎮儒生輩或以世代品官子支入錄於青衿

錄或以世代校生子孫分錄於校院生案常時守直
於　聖廟春秋釋菜時齋會供　祀而其中讀書講
禮誦法先聖者不無其人操觚墨治舉業者殆居其
半此莫非　列聖培養之效　聖上樂育之化無遠
不屆不以邊塞而有間也只以地僻才偏科目成立
與南中有異而士子輩感祝　聖化作成興起者曷
有其已第惟邊上守禦事體自別勿論儒校生舉皆
入屬於守堞分隷於城堞每當城操之時卸去章甫
衣冠扮作軍卒摸擦手執器械列立城堞應號舉火
一如城卒則便是編伍之士也故往在　先朝六鎮

儒生輩陳疏請除春秋汰講之規自 上特許三巡
落不後汰定事明有成命至今遵行矣不意昨年秋
備關及兩營關文齊到春秋例講之後又定别講必
有苛深講規汰定賤役而後已噫嘻六鎮士子比京
華之簪纓世族雖有差别係是一邑中品官表表知
名者而常時守直於 聖廟春秋習操於城堞徇例
應講亦云勞苦而今又創出别講汰定之規一例是
將未免轉入於坑塹中使我累代鄉品之人胥淪於
卒伍隷隊之役六鎮儒生輩自夫此令之下人人狼
顧以為 朝家以六鎮儒生輩全不比數以入屬守

堞軍爲不足又欲汰定於賤軍之役人心胥動怨言
日興列邑令雖未及擧行而　朝令之下不可終寢
甚非　撫恤邊民鎭安人心之道伏願　聖明亟命
有司還寢六鎭別講汰定之令以安六鎭儒生之心
此民瘼之不可不變通者三也且伏念兵者務精而
不必務多北兵營及各官馬兵之數不爲不多而徒
有其名初無其實軍馬之自備者十無一二軍裝之
未辦者什居八九及其主將點閱之時軍馬及軍裝
姑爲借點謀免一時之罪如或不能借得逃避不現
闕點生事比比有之平居無事之時猶尚如此如有

不虞之變將馬用彼兵哉言念及此誠可寒心今若求斯兵之精鍊使該營帥臣擇馬兵中貧不能自備戰馬弓矢器械者一併汰去因作步兵其能備戰馬具器械勇健者抄出作隊一依親騎衛四等都試例兵監司巡歷時咸聚試才優等没技者則特賜及第居末與無分者則施罰有差則人心歡喜擧皆樂赴有才者益自進就無才者亦能奮勵以至軍馬軍裝亦當盡心預備以爲需用之器此與徒存名目元無實用者不可同日而語此亦邊上軍情之不可不變通者故略此附陳此雖出於區區獻芹之誠而文辭

拙訥不能備陳弊源伏乞 天地父母恢翕受之量推拯救之仁可以施行者亟令施行變通者亟令變通則臣民幸甚 國家幸甚臣無任激切屛營祈懇之至謹昧死以 聞

批曰省疏具悉條陳事并令廟堂禀處（市邑事後定例除弊）

五代祖忠義事上言草

昔在壬辰倭寇之搶攘也 鳳輦西狩麟趾北播列邑風靡守宰鳥散而魚竄鐵嶺以北陷爲賊藪當時危難尚忍言哉於是評事鄭文孚奮敵愾之心募忠義之士士皆響應同力殲賊竟使隻輪不返

以致國祚再綿其忠義之卓卓功烈之炳炳為如何哉惜乎功未上聞首將遭讒即令鴻烈久至堙沒矣厥後故相臣閔鼎重之按節於道內故相臣李端夏之佐幕於北關也或詢諸故老或考諸傳錄得其遺跡上章頌寃鄭文孚以下六人立祠俎豆而其後因其子孫之鳴寃追而配享者又二三人其餘忠義之士與已入享祠之列者功烈不相上下而歲月已久文籍莫徵既無闡揚之人未蒙酬勞之典一方有識莫不嗟惜矣何幸去歲兵使臣具樹勳偶得壬辰功案於久遠紙筒中即文孚破賊之初載錄戰士大

小功烈欲 上聞而遭譴中止者也具樹勳及其時
道臣趙遠命已論 啓 上聞則朝家想已詳悉宜
賜褒獎而尚至今未有聞也無乃以歲月滋久不可
追獎而然耶抑亦以大功已酬不必盡報微勞而然
耶歲月雖久而功烈始彰於今日則不可諉以歲月
之久而終不報其功也大功雖賞而未蒙 恩典者
之功未必盡下於已享祠之人則不可謂已酬其大
功遽棄之而不報也明矣至於矣身五代祖韓景華
其功烈與他人尤有絕異者焉其時應募之人或以
甲士或以司僕或以定虜衛赴戰此皆身為武夫名

隷軍簿則其執役從征固其職耳矣祖景華以白面書生名不編於軍伍身不閑於戎馬而徒以忠義奮不顧身勇赴戰場斬滅劇賊克成一等功蹟故當日記功之籍亦云其自募儒生則其功勞果不與他人有異也哉其首功既異於他人則其褒奬宜與他人有殊伏乞 天地父母嘉矣祖忠義之出凡軫矣祖功烈之未酬亟賜褒奬俾蒙 恩典千萬幸甚

壯關便宜時年巨礬監市御史分供也公貽書聲顧相翼薈以許事兼監市筆灑分供

衛國之道莫先於固圉固圉之策莫貴於設險而設險之道亦在於占地勢之要害審道路之險易也惟

我六鎭實我國之極邊賊路之初頭也當初開拓之日要害險易無不詳悉設邑置鎭碁布星羅則其於控扼之道制變之策可謂得矣而其間亦有所未盡者焉何者六鎭之地東臨大海北接豆汗江江北皆賊穴也海東亦胡地也有如犬戎生心梗化則由江北越來固其所也從海口渡入亦不可不慮也而沿江之備獨加愼密而沿海之防置之度外者不幾於備東而忘西遮前而撤後乎此不過設置之初藩胡彌滿江北朝夕肆其侵掠故姑就其目前所急處而設險守備而已不暇慮海邊之亦有賊路故耳在昔海

島別有異賊雖云彼國剿捕幾盡安知餘種元無伏
莽興言及此不覺寒心今也列邑各置瞭望於海邊
諸處而瞭望不能有補於制敵又因朝令移置輸
城察訪於會寧櫟山而察訪安能獨禦其不時之患
乎何以明其然也六鎭列邑各距海濱數百餘里則
海邊瞭望者雖伺察賊勢之危疑而其能及時飛傳
于各其邑數百里之外耶然則不設備禦而徒使瞭
望非計之得者也移置察訪於櫟山站下者蓋以北
遮葛嶺賊路東禦海邊處程計也而察訪所領皆是
各站驛卒散在四方如有不虞之變則亦安能及時

徵發以禦急變乎然則察訪之兼防禦亦非萬全之計也今計莫若於海濱要害之處特置一雄邑兼爲防禦營選其才能使之牧守而多備戰艦泛於海上利其戎器貯之庫中且發六州僧徒則其麗亦可千數別作隊伍以充軍簿一如南北漢例則設或有海寇侵掠之患庶可以水陸并禦得免邊民魚肉之慘雖或有北虜侵陵之虞亦可與江邊列邑爲首尾相應之勢則關防自此可重邊封由是益鞏豈不善哉且此六邑設置已久居民稠密田土狹窄生理蕭楚流亡相繼而不肯入居於海邊闊廣之地者只嫌城

府遥陽貢役路遠故耳今若於海濱置邑則民之入居如水就下不過數年民物富盛可以充荷戈從軍之兵可以備執鋒登城之卒設有倉卒之變自無束手之患與察訪之臨急徵卒於遠地各站者其得失何如也如以山川要害言之慶興之白岳山下慶源之松真山陽穩城之富古里會寧之古浪巨里皆是要害之處也以田土言之則右地亦皆膏沃可居之地也而以無縣邑民不入居故金湯沃野之地棄為荒閑無用之土其於固圉之方實為虛踈保民之道未免失策豈不惜哉

鏡城六堡之設置於洞口者盖備蕃胡往来侵掠之患而今則胡人遠處絶無生梗既無備禦之事堡將獨坐空鎭徒費官料士卒散在各處不知主將之爲誰某脫有緩急孰能收散卒而禦之耶如賊騎一二人突入則軍器軍餉或恐爲藉寇之資今計莫如罷六堡爲一大縣不然屬本府可矣邑力堡力非徒强弱之不同其禦敵之計大小縣殊未知如何

北十關事蹟

慶興

慶興最居於六州下流而龍興古跡山川人物備載

於畏齋李相國所述北關誌茲不架疊而其後不無
可記者矣 聖祖舊鄕所欠者無記實表後之事故
丁卯年間六鎭多士封章 天門而其後李台鼎輔
按節本道時以 舊陵及赤池立碑事呈文以至狀
聞而自 上有仍舊碑更立之令 二陵舊墟新設
碑閣而竟無記實照後之文如永興黑石里之擧此
北民之居常慨然處也蓋邑基偏隘傾仄大江割前
圮後若值懷襄之災則壕堞恐為一島嶼實非守禦
之地而當初設置亦有別般所見耶以今觀之阿吾
地堡即古孔州之地也田野廣衍山川便好道里四

坸年前因民訴自 朝家有移設之令而連値凶歉尚未施行惜哉己巳年間趙公根以卞誣事謫本邑訓誨諸生多所奬進金世俊金善鳴其從遊者也其後朴必琛中丙寅道科官至兵曹正郎金益廉吳達彦金一琛以文學鳴金世儒武科官止察訪金儀淑官止僉使

慶源

慶源在六州爲初設邑而後春部落隔一衣帶水殆同周紭之隣葛龍堂即古東林山城而 穆祖潛邸之址猶有古井馬俗傳 翼祖手植之松尚在云而

又有馳馬臺於西南山腰三面石壁亘天設險則在昔防禦之地推可知矣安原移鎭之說不無可據也古珥島爲道帥臣獵塲處而本邑間年開市之際不無騷擾紛雜之弊依義州例中江交市於此島則似好耳李公東亨鄭公祥龍以尤門下誣事謫此而訓導諸生多所成就李公亮臣李公重協相繼泣玦亦多誘掖文學蔚興焉蔡字柱以博學聞金起泓以古雅稱蔡振遠以豪傑之士薦剡而官皆止寢郎命矣夫黃萬柳廷吉學於恥菴以文學鳴而其子際千承襲家庭龍湖崔齊華公清剛直成就後學而其弟齊

泰中辛亥道科官青巖察訪而又有李昌元登庠早
世蔡徵殷操守堅確尺疏多力市邑除弊朴愼衡字平
伯韓鳳巖惕姪也力學自修善誨人多成就後進之
登科甲者進士崔必彰朴察遠朴興遠文科朴聞遠
以英武樹立鳴世者尤多焉在昔壬辰倭寇之亂崔
惠山大洋多有克捷之功黃兵使嗣元以軍功除南
闔元忠恕以倡義之功并享八士丙子之亂朴仁範
冒刃敵陣扈從 鑾駕方承男討平适亂功載錄券
全五倫事已著北關誌此皆間氣人物也黃汝楫之
備邊郎韓萬慶之別軍職崔齊白崔一衡蔡仁海之

官至府使防禦縣令者比比有之弓馬之發揚何其
盛哉

穩城

穩城為直北窮遠之地而關防控扼土地磽确水旱
失時恒多失稔午未大無之後民多遷徙前者三千
戶僅為九百戶全不成邑撫今討莫如刷還茂山移
去之民也申揔督砬當時却賊之勳實是慶穩難忘
之澤而尚闕俎豆之享民到今嗟惜矣癸卯年間洪
公龍祚謫本邑而其辭受取予皆合於義以訓導諸
生為己任德村吳乃雍得易學於韓恥菴有六甲圖

行于世其孫泰爕徃參兩宋配享　文廟䟽追菴朴
紀萬得禮學於耻菴而以孝行登　聞李東元文科
官縣監其謠俗頗有燕趙之氣亦多出萃人物吳珀
以适亂首功錄振武勳封海城君贈刑曹判書金百
祿以一時英武官至水閫　英廟朝有收用子孫之
教而其曾孫継曾擢為都事

鍾城

鍾城闗北文明之鄉而我再從祖耻菴公我師鳳巖
公及揄軒公闡明義理奬進後學今古人才之盛固
不讓於南州矣以前輩言之則朱檣先以文辭鳴朱

處士揵自少力學老而彌篤爲儒林儀表而其子壽
昌繼有文名金光孝南雲起南文義祖父金光斗金禹銂
以仁孝見稱於州里進士吳一濟韓汝瀧韓汝喆韓
汝謙南文義滇學号五龍齋韓一恒趙相藺朴載春金泗
昌南陽履齋郎金萬旭朱彦昌故高原守金光遠勇
銳過人雖巖險之地馳馬如平地訓戎鎮人爲胡所
擒者以單騎奪來金監察鼎三朱慶源杓并稱一方
偉人府南九十里許有鍾山書院自鄭一儦至南藥
泉十一賢并享涪溪有去思祠二所一爲本倅李東
郁設也一爲評事金漢喆建也鄉賢祠則爲崔鶴菴

韓恥菴崇邾之地而辛酉因 朝令毁撤可勝惜哉
行營養士廳金公漢喆爲評事時所刱建爲十州多
士培養之本而趙台榮順待士以禮勸奬之功甚多
行營忠烈祠建置僅百年而未蒙 恩額丁卯年間
因儒跡 優批揭板邑府東禁山壓臨城池恐爲敵
人窺覘之所依鏡城北靑例移設於行營則道里均
平關防亦壯矣

會寧

會寧爲關北雄府地靈所鍾人傑輩出在昔壬辰倭
寇之跳踉也八義士從鄭文孚倡義立勳幷享彰烈

祠崔鶴菴愼初從李畏齋閔老峯學於宋尤菴我北性理之學實自鶴菴許公皇文行兼備名士多出門人尹敏達詞章超詣九中公都會而許昻金天泰以李公箕疇門弟有文行文官有金聲振其後吳泰章除漁川察訪吳泰彦吳鵬南登第而吳鵬擧吳鵬振前後登庠盛矣哉尹德陽許堉爲人剛直議論高峻而許堉則往祭兩宋 文廟配享疏武人吳挺藇官慶源府使其子泰興官營將明川府使吳錫宗以關北之豪文筆俱備累入別薦官彦陽縣監崔爾俊官兎山縣監

茂山

肅宗朝甲子罷鎭設府府名茂山白頭磅礴豆江發源新豊山梁永等諸堡爲關防而居民則甚鮮土著皆自他邑移入者也紀綱易至紊亂所當先明者名分也南距甲山間有虛項嶺無人界三百餘里其在固圉之道當設守護防禦所也李苾以孝行贈持平張達晟文科爲察訪武人崔擎天文天擎皆官縣監

富寧

富寧古山邑而青巖一村土沃海近民產最饒而其他則瘠薄潟漏居民資生多賴茂山穀矣人物則張

振文張滇羽登文科官郡守縣監金世亨文科官都事進士車鳴謙武人黃道洽官明川南齊樞縣監

鏡城

鏡城非獨十州控扼之地實爲北關炳蔚之鄕李松巖載亨玄白菴以規倡明義理之學使北方士子俾知趨向之方有性命圖渾天儀行于世當時人物盡載松巖文集中此不復錄

明川

明川在名山大海之間頗有沿革而雖曰小邑科甲則多矣朴興福朴興廉登明經科林孝源登道科朴

公昇李箕煥金顯昌韓夢紳皆登庠

吉州

吉州磨天嶺北第一關防也臨溟有八義士勝戰處而趙重峯書院在焉文科姜世楨李士祚玄尚白官典籍金光瑨李瑱官察訪朴珩只登科進士金光煜

附錄

家狀　外孫歙谷縣令南陽龍撰

有孝友篤於家忠信著於鄉少有大志卒無所成而沒者曰睡軒韓公諱汝斗字聖八睡軒其號也韓氏爲清州著姓而公十世祖同知敦寧府事諱元吉蓋

於 本朝實邊之時謫于鍾城仍至今世居高祖學
生諱山岦曾祖義興衛左部將諱德祖祖嘉善大夫
行柔遠鎭兵馬僉節制使諱世增考通德郎諱昌傑
妣陽川許氏將仕郎 純陵參奉諱垕之女也淑愼
之德敦睦之行聞於鄕隣而稱女中君子以 肅廟
丁亥十一月廿二日生公公生而自幼英邁識者已
知其爲偉器也早失所怙哀毁備至將護偏慈寬慰
是務公年甫七齡嘗有母病迎醫問疾再從大父恥
菴公素奇公之爲人試謂之曰親疾鍼其子則立瘳
汝能受鍼乎公應聲對曰母病若瘳百鍼何辭遂露

體請針恥菴公欲驗其誠否抽針而刺股公不念其痛且請再針恥菴公撫頂曰天降大孝於吾門矣嗟賞不已焉平居恒侍左右不暫離側家甚貧窶而躬自漁獵以繼滫瀡之具或出外得異味輒歸以供親廚每日朝夕必侍食而竊瞯母夫人進飯之加減雖一匙加之則喜減之則憂凡可以慰悅者竭其誠力而親意所在事雖難爲必成乃已及其母夫人病患積年沉綿救護之餘奉養之節益篤水陸之味咸備加病沉篤隆寒沐浴禱天嘗糞驗疾夜不解衣十年如一日隣里皆仰其孝莫不嗟歎及喪哭泣之聲不

絕於口衰麻之服不釋于身所居去墓遠三年無寒暑風雨日上墓伏泣草為枯不生誰闋服後語及父母輒流涕忌日哀痛如袒括時必思平日之所嗜竭誠辦備送宗家助奠嘗製思親詞辭甚悲哀使人見之雖鐵肝石腸亦可下淚丁庚兩年蝗災孔酷十里涪溪野無青草于斯時也公躬往祭田手撫其穗泣謂傍人曰種此粘粟專為享祀而實蝗漸熾勢難見遺則祭需凡節將何以供乎見蝗輒淚如是者每矣其傍四田遍災無餘而惟公祭田獨得免蝗遠近見者莫不異之咸以為孝感所致仍名其田曰韓孝子

祭田有病姊貧不能家公分田割宅衣食與共斗尺必分盖莫非體親志也公自髫齡有書質毋夫人過於鍾愛不甚勸讀故非事遊嬉不嗜開卷及其成童忽然憤悱孜孜咿唔晝而繼夜夜而繼晷賢師鳳巖公又從而提撕警覺既教性理之學且導應舉之工聞斯輒記見斯輒誦敦篤之行科文之精北方之士未能或之先累中鄉解赴會未售曰命也至欲廢赴擧辛酉春得捷居生員二等固知屈伸之皆有時也丙寅道科以預次不中辛巳 除拜 莊陵參奉不仕其後家親以 顯陵參奉 帳殿謝 恩時 聖

上下教曰參奉於鍾城初耶家親對以臣師臣韓夢
麟除 寧陵參奉不仕後又再擬於侍直副率望
戚叔臣韓夢弼除 禧陵參奉為咸昌縣監而歸
臣妻父臣韓汝斗除 莊陵參奉矣 聖上下教
曰多矣 莊陵之除予亦記矣此乃 聖恩之罔極
者也又以孝行卓爾於戊寅年道 啓特蒙 賜米
之 恩典矣幽蘭自香令聞遠播道臣繡衣交上薦
剡可見公孝悌至行為世所推也京士大夫見之者
莫不嗟歎曰磨天以北乃有此等人傑耶於民於
國其有事功者亦多矣忠烈祠之請 額文會堂之

剏設囿非激發忠義之氣開導文教之意也乙卯之
封章夫孰非愛君之誠歟丙申之㕧 闡夫孰非憂
國之誠歟嶺南穀及時轉運活民事即 日蒙 允御
史火速下往一邊督運一邊設賑北關幾十萬生靈
賴以全活 聖祖肇基之地立碑陳請疏見阻喉院
矣公下世後三年丙午北評事金公履翼行營養士
廳課製出關北策題小子以疏中赤島赤池 聖蹟
記實立碑事盛陳於篇終矣金公仍以此作一笏記
及其還 朝備奏 筵中猗我 聖上大加嘉悅即
令立碑於赤島赤池而 御製碑文矣公之在昔七

十衰年數千里作行疏請者始乃施行公之英靈想
必歡欣於冥冥而顧小子之恨未能疏上於其時而
於公身親見之也後來李樒鄭汝翼之或以慶興殿
立碑或以涌珠里立碑事上疏仍以之登仕者莫非
見公赤島赤池立碑疏先倡而繼起為之者也至若
忠烈祠請額疏京鄉咸稱公闡幽之義而家親宰鎮
岑時縣有節齋金相國奉祀孫志復家志復每語到
公疏事不勝感泣自莅縣多有顧助於祀事而至以
其家之山訟處决被悖民李和圭輩假托誣害亦不
以為意曰彼既賢人之裔又是理直之訟且不負聯

軒公昔年至意則雖一日被誣害而罷歸當浩然云而終始不撓矣惜乎以公抱負虗老遐陬不得少試也挽近道科預次皆蒙 賜第而公之丙寅預次則獨未焉此公之數命所關耶邑運所關耶一司馬在他人則亦榮而在公則不足以小成爲慰也一齋郎在他人則亦貴而在公則不足以一命爲得也公之至行實德孰有其儔山河間氣之稱北關傑士之望惟歸於公一人而蓋其淵源則鶴菴崔公學於尤菴先生恥菴韓公學於鶴菴鳳巖韓公學於恥菴公則以鳳巖高弟趨向旣正操守亦堅豆江之南鐵嶺之北

士林之義理鄉邑之紀綱幸賴公之振作以至今不泯滅矣公以淸明之質加學問之工培養旣固見識甚博而事親誠孝古曾閔何加病姊友愛今世俗莫追自孩提至臨終至誠如一眞所謂不失赤子之心者也爲行之本旣立而制行之方愈修士友敬服頑悍嚴畏內積忠信外有孚感也如是矣至於義理之辨是非之關一刀兩斷截然有不可犯者此誠當世眞儒也雖域之李松菴則以遺逸登臺省而惜乎公之學行才局冠于一道赫然有聲獨不得如金文簡公之薦揚松菴者北士之歎曷可已哉晩來林樊樂

育後進循循誘掖教亦多術雖甚鈍滯必使發蒙摳衣之士近自六州遠至千里屨滿戶外市成堂前嘗語於門徒曰 國家用人只是科舉一路則為士者雖未免應舉而君輩以入孝出悌餘力學文之意存諸心而可以旁治舉業云矣公之堂號扁以睡宇公其欲學陳圖南者耶抑亦厭視薄俗不欲開眼而強托睡以自遣者耶抑亦憫世俗之澆薄而欲逃於睡鄉者耶公之意必有所居也其齊家處鄉之方皆有條理訓子教孫之節一遵禮法隣里薰德稍有向善之化不幸於壬寅得疾數載沉痼及其疾篤語伯氏

曰有生必死死何爲憾只以伯氏乳子爲念一語不及家事辭氣不亂從容就逝卽甲辰二月初八日而享年七十有八遠近之人莫不驚愕嗟悼曰吾道不幸此人云亡斯文其墜地乎六州其空虛乎以至行路之人孰不下淚哉越閏三月十八日葬于小白山下辛坐之原配金海金氏學生允履之女也無子有一女取從弟汝台之子道由爲嗣女適工曹佐郞南溟學道由娶寧越辛命顯之女生三男二女男長時謙次時中時夏女長適士人金漢奎次適士人吳泰德南溟學生一男二女男陽龍以歙谷縣令方在職

女長適金豐澤見今 定陵參奉次適參奉金光學
時謙娶金海金德觀之女生一男光璧時中娶慶州
金庚嶧之女生一男光奎時夏娶密陽朴泰道女生
一男一女男光翼陽龍娶參奉金泗昌之女生一男
一女男大任女適士人吳載陽又有一庶子五庶女
庶子名益金金豐澤生二男長常孝次常操金光學
生男女內外孫曾殆過數十人公之令德懿行其忍
使之泯沒而無傳耶程夫子有言曰今人以影祭或
畫工所傳一髭髮不當則所祭已是別人大不便澤
堂李公求其祖墓誌於人也述其志行舉此言以證

之曰外貌且不可誤況德行乎此言甚切至實爲記行者之所可戒而謙退自牧卽公之志則又豈敢一毫溢其辭以負公平昔素操也玆敢闕其煩而撮其槩以俟立言君子之採擇而更爲之撰出

孺人金氏家狀 此附錄著睡軒齊家 外孫縣令南陽龍撰

我外祖妣孺人金氏卽金海大姓也其先祖謫于慶興盖在於本朝實邊之時而子孫至于今世居高祖學生諱鍊一曾祖萬戶諱悌祖學生諱世俊考學生諱允履妣平康蔡氏學生汝龜之女也其貞靜之德淸淑之資咸稱閨中之君子以 肅廟辛卯四月

十二日生我祖妣祖妣生而姿質貞淑門內見之者
已知其必爲賢夫人矣及長孝親之誠旣切友愛之
情且篤稱美於親戚之口而尤敏於女工織紝績紡
皆極精妙製衣裁裳實合制度閨內之事賴我祖妣
而咸得其勤且精矣及笄歸于我外祖考美哉淑女
君子好逑而但家貧太甚況我祖考不顧治産專意
學問上工夫我祖妣旣躬嫁衣又勞針線殫竭誠力
於嚴姑之奉養書室之繼糧而我祖考有一姊病何
支離家不能寧靜矣我祖考每戒其救護之或怠蓋
孝子之友愛尤篤而然也自此我祖妣之千辛萬苦

曷有其極同聞所謂某夫人平生勞苦天必顧憐之說便成美談矣我祖妣雖處貧窶而不能自存之中未嘗須臾間或忘父母必儲異味有便輒送母夫人手札敬藏粧篋以至八十暮年而時時奉覽輒淚下八十之慕豈非出天之孝耶每與我慈母問答說話殆同父子間兼師友而我慈母女中之聰明一如其王母許夫人矣既聞於我祖考居常勉戒之日又聞於我家君晝宵讀書之時一聞輒誦多解有得曰愼言語節飲食罔念作狂克念作聖是也嘗於榆軒先生來臨之時聞以定心讀書戒飭小子自此後我祖

妣我慈母每嚴戒小子曰定心一語足可為汝修身飭行之道乎況汝可謂有賢祖有多父矣何不能肖似而又得賢師而受學可不思所以聞善言佩之見善行履之乎自委禽初到于今觀其持心飭躬則汝父親誠義無有不能辨得故親喪三年絶鹽啜粥國制三載斷色行跡良以是也此則非人人所可能為者而至若易知易行之事可不效則乎又勉戒兩女曰鳳巖母夫人即我戚大母也嘗見其祭器之精備別置臨祭時剪爪洗垢其他凡節則實女中之禮士吾母親蔡夫人有疾而為醫治来留鳳巖宅方其

針灸之時鳳巖母夫人親執其姪女蔡夫人手曰須思朴公泰輔之能煑鐵而忍痛也此一語可知其為鳳巖揄軒之母夫人矣其一女與諸婦之賢哲莫非鳳巖母夫人教誨之力也余亦自于歸以來多蒙鳳巖母夫人之極意愛恤吾母女之受賜者亦多矣豈非閨門之所可效行者乎每嗟歎不已尤喜看古烈婦節行錄有暇恒〻披覽女四書稱善曰女子之道當如是矣雖年老後與兒孫輩每夜未就寢之時誦而傳之以勉摸法而粤在庚戌之冬辛亥之春小子或登仕而歸或受由而歸矣小子欲驗其老年精神嘗

從容請聞諸烈女書則自首篇至終篇輒一通誦傳
無隻字半辭之或漏此時年齡已過八旬其眞箇心
得體驗不以血氣之衰而有所減損也只有獨女女
依於母母依於女母女至情孰有如我祖妣之於我
慈堂耶愛婿之情由此益篤矣家親自遊學至仕宦
離家作客并前後三十餘年而我祖妣爲念我慈母
恒居吾家自勞家務使之賴以扶持矣我諸男妹皆
自出生之初爲我祖妣抱中之所嬌而其撫育之切
至自入間有兒以來未有若我祖妣之於我男妹也
嗟我既夭之兩弟二妹今果迎謁慰我祖妣在天之

靈也否小子雖甚無似特以我祖妣欲其貴之誠意自有以感小子之入仕兩妹郎之或小成或登官皆在我祖妣在世之時矣且訓子教孫之節皆出於正而閨裏言行將當成出一部賢行錄矣至於婢子而極意愛恤嘗戒小子等曰婢僕亦人耳無或過為笞治也且自本家率來婢則尤極撫愛曰嗟彼玉真即吾父母所賜之婢也爾等其知吾意而矜恤乎此莫非所愛亦愛之意也我祖妣年至八十四歲則實難親行祭禮而二月初八日即我祖考諱日也吾家之於外家稍隔而前一日以躬往參祀為教我慈母及

我外叔以老人之筋力難强爲慇則大加叱退曰吾既臨年在世之日將幾何今番之祭祭即吾生前之終祭祀也今不與祭則雖欲更祭其可得乎甭等其止之因詣祭所行祀後又教曰夢甚奇異也哉家公有偕往之夢教矣自其日有不能食接之病患而四十七日沉痼及其疾篤語宗孫時學曰移汝家云而果如所教仍爲就逝即甲寅三月二十五日而享年八十有四八十四歲老夫入盡誠禜祀至得偕往之夢教者古有是否指教之精靈做夢之誠意可謂夫婦之兩美質諸幽明之間而臨終之前必移宗家者

揆以事理亦得其宜矣將擬同窆葬日前六日先啓
櫕夫公墓則似有不安節故同原最上處定地裁穴
以五月十四日一時同葬即小白山下戌坐之原也
無子有一女取夫從弟汝台之子道由為嗣女適工
曹佐郎南溟學道由娶寧越學生朱命顯之女生三
男二女男長時學次時悅時習以夢教改名云女長
適士人金漢奎次適士人吳泰德南溟學生一男二
女男陽龍以歙谷縣令方在職女長適金豐澤見今
定陵參奉次適參奉金光學時學娶金海金德觀之
女生一男光璧時悅娶慶州金庚燁之女生一男光

奎時習娶密陽朴泰道之女生一男一女男光翼而陽龍則娶參奉金泗昌之女生一男一女男大任女適士人吳載陽又有一庶子五庶女庶子名益金金豐澤生二男常孝常祿金光學生男女內外孫曾殆過數十人後福之永長自此可期矣顧今小子之齎誠顒望方在我祖考孝行之登 聞而七歲為親刺股祭田蝗虫不入者此實我祖考卓爾之孝誠也尚未有表 旌之舉豈但小子之至恨嶺以北士論久益抑欝將必有識者之闡揚而我祖妣年當八十語到父母輒淚下如雨之孝亦可以并美於千古而不

朽也哉我慈母賢淑懿德親戚隣里咸稱以女中君子在父母爲孝女於舅姑爲孝婦生養死祭各盡其誠而平邑內衙時遭我祖考喪以不得臨終爲徹天徹地之至痛至恨曰無男獨女之情地大異他人則當初誤聽汝言而作此行也况自此裁送壽衣何容少遲而汝每托路遠待便還就到今今無奈何日後吾以何心着錦衣乎吾平生復不着錦衣矣每語到輒淚下此莫非小子不肖不孝之攸致而歲乙卯小子幸蒙 聖恩出宰歙縣奉板輿之行我慈母泣謂小子曰聞汝辭 陛時 上命擧面而教曰汝父善

治汝須善居官則其 恩教之隆重與天無極也嘗
洗手奉職圖報其萬一則吾何敢煩汝他事而若有
如干廩餘可以爲致誠吾父母之道也外家奉祀孫
時學適到縣衙仍付祭田價本祭器杯盤燭臺爐盒
等鍮物而我慈母以未能如意盡誠爲歎於此可以
見我慈母孝思之無窮而其在平邑內衙時自洪叅
判 拵宅內書往復也誼懇至盖我祖考知心之交自
別而然也卯辰饑歲數多官婢賴內衙之周急而全
活我慈母性本汎喜施而尤恤窮見飢者寒者未嘗
不惻然而解衣推食如恐不及而然也至於在家婢

僕飢飽寒煖無日不察每於笞治婢僕之時必矜而止之止之則喜止之不已則終日不樂曰其亦人耳受杖爲痛當如何哉戒飭不肖使不得頻數笞治雖頑奴悍婢莫不感德而同閈至稱以不踐生草不履生蟲之仁矣我祖考忠孝至誠經綸實蹟終不可泯沒故小子謀所以開刋遺集我慈母樂聞而喜之其可畢竟刋出矣我祖妣年踰八十後眼昏而不能辨飯器我慈母必親執其匙箸而進口起動之時必携手而行臨終前四年如一日矣我祖考我祖妣之孝行卓異而我慈母之至孝其有所自來也夫我祖妣

每語小子曰內外孫諸女中汝末妹汝長女姿質之清秀孝友之敦篤可以爲賢媛哲婦小子意以爲太過曉覺其然我祖妣之明於鑑識有如是矣第恐日月侵久我祖妣美德懿行漸至遺失而無傳茲謹闕其煩而撮其槩以俟立言君子之採擇云爾

有明朝鮮國將仕郎行 莊陵叅奉韓公墓碣銘 並序

關北舊韎鞨境 國朝拓六鎭垂三百年貿貿無文農巖金文簡公嘗以兵馬評事聚維掖訓誨得松菴李載亨極奬翊遂有名當世以遺逸登臺省時有鳳

巖韓夢麟幾與之齊稱其門人叅奉韓君孝友篤行久爲一方師表北俗始知學問君諱汝斗字聖八西原人十世祖同知敦寧府事元吉謫鍾城仍居高祖學生山岦曾祖義興衛左部將德祖祖柔遠鎮僉節制使世增考通德郎昌傑妣陽川許氏叅奉垕之女君以 肅廟丁亥十一月二十二日生早孤事母孝七歲母病問醫長者戲謂母病針其子立瘥即願受針故試其誠當刺不畏縮家貧躬漁獵供甘旨母久病沉篤時隆寒沐浴禱天嘗糞驗疾夜不解衣十年如一日既喪哀毁廬居去墓遠三年無寒暑風雨日

上墓伏泣草為枯不生有病姊貧甚體親意與共衣
食無少異嘗值田蝗躬往撫粟穗泣曰種粟為粢盛
蝗食何以祭淚簌簌下既而四疇災遍獨君田得熟
人異之名其田曰韓孝子祭曰幼失學既長發憤從
師窮探性理旁治舉子業辛酉中生員試辛巳除
莊陵參奉不仕家居教授諸生誘掖甚勤六州人士
成就者皆出門下嘗陳章請賜忠烈祠揭額蒙
優批以慶興聖祖肇基蹟請立碑年凶又陳請移
粟活民剏設文會堂聚羣儒勸課主其事本道以孝
廉聞賜米褒嘉道臣御史交上薦剡京洛士大夫

皆聞風慕之女婿南溟學嘗以寢郎入侍 上問北士至君名 上知之此所謂九皐聲聞者非耶以年七十八甲辰二月初八日終脩然無怛化意六州無遠近悲痛如親戚相吊以斯文無托葬于小白山下坐辛原配金海金氏學生允履女無子有一女取從弟汝台子道由爲嗣女適縣監南溟學卽嘗爲寢郎者道由娶寧越朱命顯女生三男三女男長時謙次時中時夏二女幼縣監一男二女男陽中改名陽龍女適士人金豐澤金光學余以評事歷江上諸郡所在見多士抱狀入謁願以君孝行登 聞冀蒙 旌

雖拘格不行而心異之恨未及見也既而南生陽中
持家狀乞銘惜乎君以勤學實行冠一道赫然有聲
獨不得如金文簡闡發松菴而嶺以北士林之談義
理尚禮讓挾策操觚能知學而仕者皆其教所及又
安用虛名哉世之位卿相而無功澤及人者可愧也
已君嘗自號睡軒豈其意惡世人巧鑿欲取其混沌
而寓之睡鄉歟悲夫銘曰
白山之陽滄海之傍若斧其封賢士攸藏我銘片石
顯茲幽光
崇禎紀元後三乙巳季冬通訓大夫行弘文館校理

知製 教兼經筵侍讀官春秋館記注官 世子
侍講院兼文學南學教授沈樂洙撰

光陵副望時 上曰昨年叅奉望已知名今首望
年八十二落點而副望則付璧趙台儼奏曰臣御
史時詳聞此人有聲望學行可尙 上曰卿當擧
公用才矣付璧即 別恩命而慶興聲基屢度䟽
請後因事會至有 御製立碑於赤壁島白龍淵
此公之為 君忠也金評臺鑄䟽陳公出天至孝
蒙 贈職正而仍立忠孝碑外孫子南陽龍追記

睡軒遺稿終 世孫睡軒五龍齋忠孝井亭嘉猷堂

